

中国传世古代极品

《玉梨魂》

曙烟如梦，朝旭腾辉。光线直射于玻

璃窗上，作胭脂色。窗外梨花一株，傍墙玉立，艳笼残月，香逐晓风。望之亭亭若缟袂

仙，春睡未醒，而十八姨

之催命符至矣。香雪繁

纷，泪痕狼藉，玉容无

主，万白狂飞……

玉梨魂

广来整理

徐枕亚 /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玉梨魂

徐枕亚著
广来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52

字 数 2800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(套)

书 号 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 · 836

定 价 596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序

嗟嗟！情种都成眷属，问阿谁如愿以偿；孽冤浪说风流，知几辈同声相应。愧我攀登恨海，爱潮随心血俱平；怜君坐困愁城，急泪与情灰共热。怪春风燕鸟，闲窥失意之人；看明月梨花，悄作可怜之色。天涯沦落，举目无亲，客况萧条，只身有影。托幽兰以写恨，可泣可歌；挑咏絮之吟才，且惊且喜。从此春光漏泄，赠来及第之花；诗思蒙茸，抽尽相思之草。快向词场树帜，战蛾眉不惜才华；更从香国望尘，印鸿爪都成艳迹。忽陷爱魔之窟，暗暗无光；且登孽债之台，摇摇欲坠。两地多愁多病，不药春心；大家宜笑宜嗔，难为人面。嗟嗟！撮合山功亏一篑，欲罢不能；如意珠价值千金，何修而得。毕竟羞为薄幸，敢始乱之终弃之乎；居然强作庄严，期发乎情止乎礼耳。未许文君志夺，调红粉而重整恩情；宁教司马魂销，抚青衫以徒捐涕泪。无可奈何，报知己除非一死；必不得已，续良缘誓以生。好事销磨，美人憔悴，至于此极，夫复何言！何幸移花接木，了其未了之情；那知云散风流，

空作太空之梦。薄命花双枝递萎，可怜虫百足皆僵。
尔乃马勒悬崖，不堕英雄之气；鹏抟大野，忽攀定
远之风。是七尺奇男，死当为国；作千秋雄鬼，生
不还家，岂不壮哉，亦可哀矣。从此《玉梨》成卅
章之史，有心人替雪不平；火枣炙一味之哀，普天
下同声一哭。

双 热

目 录

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	章 葬 夜 课 诗 芳 别 独 赠 题 情 心 情 心 孽 渴 灯 魔 对	花 (1) 哭 (8) 儿 (17) 媒 (25) 讯 (33) 秦 (40) 醉 (50) 兰 (59) 影 (69) 耗 (78) 潮 (86) 敌 (94) 药 (102) 媒 (109) 暑 (117) 市 (125) 劫 (134) 泣 (142)
---	---	--





第十九章	秋	心	(152)
第二十章	噩	梦	(160)
第二十一章	证	婚	(168)
第二十二章	琴	心	(177)
第二十三章	剪	情	(188)
第二十四章	挥	血	(196)
第二十五章	惊	鸿	(202)
第二十六章	鹃	化	(208)
第二十七章	隐	痛	(217)
第二十八章	断	肠	(224)
第二十九章	日	记	(232)
第三十章	凭	吊	(243)

第一 章

葬 花

曙烟如梦，朝旭腾辉。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，作胭脂色。窗外梨花一株，傍墙玉立，艳笼残月，香逐晓风。望之亭亭若缟袂仙，春睡未醒，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。香雪缤纷，泪痕狼藉，玉容无主，万白狂飞，地上铺成一片雪衣。此时情景，即上群玉山头，游广寒宫里，恐亦无以过之。而窗之左假山石畔，则更有辛夷一株，轻苞初坼，红艳欲烧，晓露未干，压枝无力，芳姿袅娜，照耀于初日之下，如石家锦障，令人目眩神迷。寸剪神霞，尺裁晴绮，尚未足喻其姿媚。至墙东之梨花，遥遥相对，彼则黯然而泣，此则嫣然而笑。两处若各辟一天地，同在一境，而丰神态度，不一其情，荣悴开落，名殊其遇。此憔悴可怜之梨花，若为普天下薄命人写照





者，相对夫弄姿斗艳、工妍善媚之辛夷，实逼处此，其何以堪。梨花满地不开门，花之魂死矣。唤之者谁耶？扶之者谁耶？怜惜之者又谁耶？时则有残莺三四，飞集枝头，促咽啼声，若为花吊，此外则空庭寂寂。惟有微风动枝，碎片飞舞空中，作一场白战而已。

乃俄焉而窗辟矣，有人探首外望矣。其人丰致潇洒，而神情惨淡，含愁思，露倦容，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。时彼倚窗而立，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，讶曰：“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，吾可爱之梨花乎，胡薄命竟乃尔耶！”语时微闻叹息。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，固甚接近。晓日浓烘，迎面欲笑，霞光丽彩，掩映于衣袂间，而彼则视若无睹，似不甚注意者。咄咄，彼何人斯？对于已残之梨花，何若是之多情耶？对于方开之辛夷，又何若是之无情耶？人之所弃，彼独爱之；人之所爱，彼独弃之，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？彼何人斯，则苏台梦霞生是。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此诗人欺人语也。“惜花春起早，爱月夜眠迟。”此诗人写真语也。有人于此，春宵不再，竟教推月而闭窗；长夜未阑，不解照花而烧烛，此无情之俗物耳。世之多情人，无不钟情于花月。既钟情矣，无不以爱惜示表情之





作用。花好月圆，一年几度，曾谓自负多情者，而忍恋恋于黑甜乡，撇月抛花，辜负此无价之韶光哉。梦霞生栖身寓馆，宿迹穷乡，缧绪羁愁，无可告诉。所可借以为寂寞中之良伴、凄凉中之腻友者，惟此庭前之二花耳。此二花也，梦霞不啻视为第二生命，爱惜之惟恐不至，保护之惟恐不力。日则见花于羹，夜则见花于梦。花之色与香，花之魂与影，时时氤氲缭绕于梦霞之心舍，萦回往复于梦霞之脑海。此时闻乱鸟之悲啼，便披衣而急起，试回思其未起之前，并递想其未睡之前。盖昨夜恰值月圆三五，花放万株。大好良宵，正逢客里。梦霞不忍抛掷此刻千金之价值，蹀躞徘徊于花之下者，不知其若干次。时而就花谈话，时而替花默祝。或对影而长嗟，或攀枝而狂舞。独立独行，痴态可掬。洎乎银壶漏尽，灯花案眠，夜深寒重，砭骨难支，始别花而就枕。鳏鱼双目，彻夜常开，花魂随之以俱来，睡魔驱之而径去，直至东方既白，固未尝稍合其眼帘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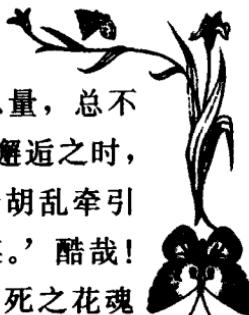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，梦霞多情矣。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，则当抱博爱主义，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？梦霞非有所偏爱也，情有所独钟也。梦霞寓居此馆，仅阅二旬余。其初来之时，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，枝枝带雨，憔悴可怜，片片随风，飘零莫定。花如有情，见梦霞来，忽敛泣容，开笑靥，以欢迎此多



情之主人翁。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，来此举目无亲之地。凄凉身世，黯淡生涯，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。其相怜相惜之情，如磁引针，如汤融乳。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，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而彼辛夷一株，则正胭脂初染，蜂蝶未知，嫩畏人看，炙愁日损，桃羞杏让，妩媚动人。梦霞则殊淡漠视之，盖相形之下，此虽可爱，彼更可怜。梦霞意兴萧条，性情凄恻，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中，与繁花热闹殊不相宜。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，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。

当时，梦霞推窗而望，惨见夫枝头褪雪、地上眠痕，一片白茫茫，触眼剧生悲痛。梦霞惜花而早起，花已弃梦霞而长逝耶。痴望良久，逡巡退入室中。徐从左室门出，绕回廊、上庭阶，一路琼瑶踏碎，步步生香，径趋树旁。以臂抱树而泣曰：“吾可爱之梨花乎，花魂安在？梦霞来矣。薄命哉花乎，托根于寥寂无人之境，重门静掩，深锁东风，不求人知，不邀人赏，而偏与我穷愁之客，结短促之缘。花开我不见，花落我才来。寻芳有意，去已嫌迟。花之命薄矣，我之命不更薄耶！我若早来数日，则正值乍开时节，玉鳞点点，素艳亭亭，月夕风晨，吾犹得独凭栏杆，饱接花之香色。我若迟来数日，则已被风欺雨溅，玉碎珠沉，倩影不留，残香难觅，





虽独对空枝，亦增伤感。然已属过后之思量，总不敌当前之惆怅。乃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邂逅之时，便是别离之候，冥冥中若有为之颠倒作合胡乱牵引者。‘共月不为迷眼伴，与春先作断肠媒。’酷哉！专制之东皇，既已风力逼花残生，复借将死之花魂沦我于悲境。我欲叫天阍、叩碧翁，胡愦愦若是！纵此香国魔王施其摧残手段，以流毒于莺花世界耶！”呜呼，梦霞殆其痴矣，花岂真能解语者，而与之刺刺不休耶？委地之花，永无上枝之望，而风姨肆虐，且乘梦霞神伤魂断之时，胡使之增其悲痛。一阵狂吹乱打，树上落不尽之余花，扑簌簌下如急雨，乱片飞扬，襟袖几为之满。梦霞上抚空枝，下临残雪，不觉肠回九折，喉咽三声，急泪连绵，与碎琼而俱下。大声呼曰：“奈何，奈何！”花真有知，闻梦霞哭声，魂为之醒矣。强起对梦霞作回风之舞。若既感其一片痴情，而尚欲乞怜于死者。梦霞自念：我既为花之主人，当尽其保护之责。今目睹其横被摧残之惨，已等于爱莫能助。则此花死后之收场，舍我更又谁属？忍再使之沾泥堕溷、飘荡无依耶？于是徐扑去其衣上之花瓣，径返室中，荷锄携囊而出。一路殷勤收拾，盛之于囊。且行且扫，且扫且哭，破半日功夫，而砌下一堆雪，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。梦霞荷此饱盛花片之锦囊，欲供之于案



上乎？或藏之于箱中乎？则此花遗蜕，尚在人间，此时虽暂免泥污，他日恐仍无结果。欲投之于池中乎？则地非园林，何处觅一泓清水。梦霞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，而踌躇再四，不得一当。忽猛省曰：“林颦卿葬花，为千秋佳话。埋香冢下畔一块土，即我今日之模型矣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。我何靳此一举手，一投足之劳，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？”语毕复自喜曰：“我有以慰知己矣。”遂欣然收泪，臂挽花锄，背负花囊，抖擞精神，移步近假山石畔。

嗟嗟，匆匆短梦，催醒东风；渺渺相思，恨生南国。地老天荒，可怜人会当此日；蜂愁蝶怨，伤心者何以为情。梦霞既至假山石畔，寻得净土一方。锄之成窖，旋以花囊纳诸其中。后以松土掩其上，使之坟起，以为后日之认识。料理既毕，复入室取案上常饮之玻璃杯，倾瓶出酒少许，再至冢前，向冢之四围遍洒之。此时，梦霞之面上突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，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，其命之薄，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。薄命之花，犹得遇我痴人痛怜深惜，为之收艳骨、卜佳城。草草一杯，魂栖有所，不可谓非此花之幸也。而我则潦倒半生，凄凉孤馆，依人生活，断梗行踪，子期不逢。流水长逝，那知今日又是明朝。前途无路，后顾难堪，



我生不辰，命穷若此，谁从死后识方千耶？于是高吟颦卿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”之句，不觉触绪生悲，因时兴感：莺花易老，天地无情，叹韶光之不再，望知己兮云遥。对此茫茫，百端交集，苍凉感喟，不知涕泗之何从。埋香冢前之颦卿，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，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，颦卿固安在耶？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？能与梦霞表同情而赔泪者又何人耶？梦霞之知己，则仅此冢中之花耳。梦霞乃含悲带泪，招花魂而哭之曰：“冢中之花乎，三生痴梦，醒乎？否乎？汝命何短，我恨方长。香泥一掬，以安汝骨；芳草一丛，以伴汝魂；惨酒一杯，以为汝奠；凄禽一声，以为汝吊。汝其知也耶？其不知也耶？嗟嗟，旧日风情，今成泡影，却悲净质，犹在尘寰。燕子楼不堪回首，空留盼盼之名。牡丹亭果否还魂，谁见亭亭之影。然而箫声咽月，文君有归汉之期；指印留环，玉箫践再生之约。花如知感，则来岁春回，应先着东风，早胎异卉，以偿余之深情，慰余之痴望耳。”梦霞至此，已哭不成声矣。历碌半日，心碎神疲，加以昨夜未曾安枕，经此剧痛，体益不支，遂返身入室。庭前又寂无一人，惟有新坟一尺，四围皆梦霞泪痕，点点滴滴，沁入泥中，粘成一片而已。



第二章

夜哭

小院春深，亚枝日午，炊烟缕缕，摇曳空中，正黄粱饭熟时矣。梦霞自晨起后，即赴树下，拾花、葬花、哭花，瘁心惮力，半日于兹。入室后体倦欲眠，而馆僮适取午膳至。须臾饭毕，饮清茗一杯以醒诗脾。环行于室中者数周，仍倚窗而立，时辛夷方大开，映日争光，流霞成彩，突然触其眼帘。梦霞对之而叹曰：“彼何花乎，若斯之艳也。倚托东风之势，逞姿弄媚，百六韶光，几为渠占尽。亦知名花易老，好景不常。后封姨之恩威并用，其手段至辣，其施放至公。此花既受其吹嘘，必仍被其摧折，后日亦终与冢中之花，同归于尽。猩红万枝，吾视之直点点血泪耳。”梦霞独自沉思，满目闲愁，苦难摆脱，乃



就案头，擘笺拈管，赋诗二首曰：

梨 花

幽情一片堕荒村，花落春深昼闭门。
知否有人同溅泪，问渠无语最销魂。
粉痕欲化香犹恋，玉骨何依梦未温。
王孙不归青女去，可怜辜负好黄昏。

辛夷（即木笔）

脱尽兰胎艳太华，蕊珠宫里斗春花。
扪枝晓露容方湿，隔院东风信尚赊。
锦字密书千点血，霞纹深护一重纱。
题红愧乏江郎笔，不称今朝咏此花。

书竟，复朗诵一遍，搁笔沉吟，百无聊赖。继念香魂虽有依归，新冢尚无表识，于心不能无歉。梦霞固擅雕龙之技者，乃取白石一方，斲而平之，伏案奏刀，二时始就。其文曰：

梨花香冢

己酉三月青陵恨人题

呼馆僮持去，立之冢前。而梦霞此时实倦极矣，遂倒榻而眠，沉沉睡去，不复知夕阳之西下也。

金乌没影，珠蚌剖胎，一天凉意，满地流波。比及梦霞醒时，已月移花影上栏杆矣。壁上时钟正叮当敲十下。月光从窗罅透入帐中，照衾枕上花纹





尽现。时觉寒气骤加，梦霞深深拥被，方拟重续残梦，忽闻隐隐有呜咽之声，不知何自而至。梦霞大惊异，倦眼朦胧，豁然清醒。侧耳静聆，细察其声浪所传出之方向，则决其为来自窗外者。哭声幽咽，凄凄切切，若断若续，闻之令人恻然心动。梦霞惊定而怖，默揣此地白昼尚无人迹，深夜何人来此哀哭？呜呼，噫嘻！吾知之矣，是必梨花之魂也。彼殆感余埋骨之情，于月明人静后来伴余之寂寞乎？阅者诸君，此不过梦霞之理想，实亦事实上所决无者也。

梦霞胆骤壮，急欲起而窥其究竟。披衣觅履，蹑行至窗前，露半面于玻璃上，向外窥之。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，缟裳练裙，亭亭玉立。不施脂粉，而丰致娟秀，态度幽闲，凌波微步，飘飘欲仙。时正月华如水，夜色澄然，腮花眼尾，了了可辨，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？观其黛蛾双蹙，抚树而哭，泪丝界面，鬟低而纤腰欲折。其声之宛转缠绵，凄清流动，如孤鸾之啼月，如雏雁之呼群，一时枝上栖禽，尽闻声而惊起。哭良久，忽见女郎以巾拭泪，垂颈注视地上，状甚惊讶。旋回眸四瞩，似已见新冢上之碑识，纤腰徐转，细步行来。既至冢前，遽以纤掌摩抚碑文，点首者再。继巡视冢前一周，又低眉沉思半晌，而哭声又作矣。此次之哭，比前更

